马灯的光芒

■向贤彪

红色记忆

马灯，即可以手提、能防风雨的煤油灯，因骑马夜行时能挂在马身上而得名。笔者到一些红色场馆参观见学，时常与一盏盏马灯不期而遇。穿过历史的烟云，与马灯有关的故事在口口相传中浸润心田，凝结成恒久厚重的精神力量。

一

贵州省遵义市播州区苟坝会议陈列馆内，有一尊毛泽东同志身披外套、提着马灯疾步行走的雕塑，还原的是苟坝会议期间毛泽东夜半赶往周恩来住处共商作战计划的情景。

时间追溯到1935年3月1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苟坝村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就是否进攻打鼓新场进行讨论。打鼓新场只有黔军两个团把守，但碉堡工事坚固，更危险的是，在打鼓新场西北方向的鲁班场，驻有国民党中央军周浑元部3个师，近5万人。距打鼓新场百公里外，还驻有国民党重兵。

会上，毛泽东认为，如果贸然进攻打鼓新场，势必使中央红军腹背受敌，极有可能遭遇全军覆灭的危险，坚决主张不能打。但毛泽东的意见遭到否决。会议决定，由周恩来起草进攻打鼓新场的作战命令，11日清晨下达。

回到住所的毛泽东，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决定立即去找住在3里地之外的周恩来。茫茫夜色中，毛泽东手提一盏马灯，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在山野的田埂小路上。毛泽东来到周恩来的住所时，周恩来已拟好作战命令。毛泽东要求暂缓下达作战命令。经过一番思考，周恩来不再犹豫，坚定地支持毛泽东。随后，两人赶到朱德的住所，说服朱德不再坚持原先的意见。3月11日的会议上，毛泽东的正确意见被大家接受，放弃了进攻打鼓新场的作战计划。

后来，周恩来在《党的历史教训》中回顾："别人一致通过要打……但毛主席回去一想，还是不放心，觉得这样不对，半夜里提马灯又到我那里来，叫我把命令暂时晚一点发，还是想一想。我接受了毛主席的意见，一早再开会议，把大家说服了。"

从大局出发才能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危急关头，毛泽东以党和红军的前途为重，耐心说服持不同意见的同志，最终形成事关战略全局的共识。毛泽东黑夜独行手提的那盏马灯，闪耀着真理之光，照亮胜利的征途。

二

福建省长汀县博物馆，一盏只剩下金属骨架的马灯静静地陈列在玻璃柜中。这盏马灯的主人，正是党的创始人之一、中共一大代表何叔衡。透过锈迹斑斑的马灯，当年的战斗情景仿佛历历在目。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何叔衡奉命留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坚持游击战争。1935年初，何叔衡与瞿秋白、邓子恢等一批中央领导同志从瑞金转移到长汀县四都镇小金村。休整一段时间后，他们于2月21日从小金村出发，准备到永定县（今龙岩市永定区）同张鼎丞领导的红军游击队会合。为确保安全，他们只能白天藏在深山密林里，夜晚摸黑行走。山高林密、道路崎岖，年近六十并高度近视的何叔衡，提着马灯走在前面为大家探路。

1935年2月24日凌晨，他们在梅迳村被敌人包围。经过激战，红军护卫队伤亡过半。大家决定分散突围，继续到永定县找张鼎丞的部队。连续行军，身体虚弱的何叔衡实在走不动，只能由警卫员扶着或背着走。敌人尾随上来，枪声越来越近。何叔衡对随行的邓子恢说："子恢，我实在走不动了，不能拖累大家。你们快走，我会为苏维埃流尽最后一滴血。"说罢，他举起手枪对准自己的头部。邓子恢眼疾手快，一把夺过手枪，让警卫员架着他继续前行。艰难地走到一个山崖口，何叔衡猛地推开警卫员，跳下山崖……

"叔翁办事，可当大局"，毛泽东曾用这8个字称赞比自己大17岁的何叔衡。为寻求救国救民之路，何叔衡不惜抛家舍业，为革命奔走，自称"忘家客"。在艰苦的斗争岁月，他勇于担当，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检察、民政、司法部门担任要职，坚持实事求是，注重调查研究，对待工作一丝不苟；在面临生死考验的严峻关头，他毅然选择牺牲自己、掩护同志们脱险。那盏闪烁在黑夜丛林中的马灯，是共产党人的信仰之灯。

三

江西省于都县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陈列着一盏锈蚀严重的马灯。它寄寓着一位母亲盼儿归来的无限深情与期盼。

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后，中央红军被迫实施战略转移。10月17日晚至10月20日凌晨，8.6万名中央红军先后从8个主要渡口渡过于都河，踏上长征路。

于都县银坑镇窑前村有一户人家，女主人名叫钟招子，生养了10个儿子。钟招子不识字，却深明大义，懂得红军是共产党领导的队伍，是为老百姓打仗的。红军扩红时，她毅然将10个儿子中的8个送到部队，只留下年幼的曾林梅、曾林桃相依为命。1934年10月，她的8个儿子同时从家乡出发，踏上长征路。临别时，钟招子对儿子们说："一定要打胜仗，妈等你们回来。"

丈夫早逝，钟招子独自挑起家庭的重担。夜深人静时，她常常坐在老屋门前，点起一盏马灯，等待出征的儿子回来。这一等就是好多年，钟招子的眼泪流干了，青丝变白发，也没有等来儿子的身影。后来，她的眼睛哭坏了，晚上仍摸索着点亮马灯。"我的眼睛看不见了，但马灯不能灭，要让儿子看清回家的路。"她想用微弱的灯光，照亮儿子回家的路。

长征，是一条走向新生之路，也是一条充满牺牲之路。于都县有记载的16000多名红军烈士中，就包括钟招子的8个儿子。为了寄托对儿子的思念之情，钟招子在村后竹篙岭的一棵大树下，修了一座空坟冢，刻下8个儿子的名字。弥留之际，她反复念叨："把我埋在儿子们身边……"

从革命岁月到和平年代，有多少母亲，为远行的儿女点亮一盏灯；有多少儿女，再也没有机会见到灯下的母亲。21岁的黄继光挺胸迎向敌人机关枪喷吐的子弹，不满19岁的董存瑞高擎哧哧冒烟的炸药包，不满19岁的陈祥榕以"清澈的爱，只为中国"感动无数人，他们的身后都有一位伟大的母亲，都有母亲盼望儿子归来而留下的一盏灯。这盏灯凝结着母亲的深情，更寄寓着生生不息的家国情怀。灯光里，我们看到千千万万母亲的期盼。她们重复着一个话题："我儿战斗勇敢吗？"

春天的温度

■高泽兴

国防纪事

阴山脚下，凛冽的北风裹挟着砂砾，肆意席卷这片土地。刚结束训练的战士们正卸下沉重的装具，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到帐篷。南国婷把沾满黄泥的作战靴塞进床底，迅速褪去满是汗渍与尘土的外衣，一头栽在床上，舒展着酸痛的四肢。

突然，急促的电话铃声打破这份宁静。

电话是南国婷的母亲打来的。母亲说，昨天晚上，父亲像往常一样骑着电动自行车下班。就在那个熟悉的十字路口，刺目的远光灯撕破夜幕，失控的轿车将父亲撞倒……

母亲从医院打来电话，嘈杂声混着支离破碎的哭诉："医生说，你爸的双腿大面积粉碎性骨折，以医院目前的条件，完成不了手术，要转院。"

父亲一直是南国婷心中最坚实的依靠，体魄强健，思维敏锐，家中的琐事、工作中的难题都被他处理得井井有条。如今，父亲躺在病床上等待救治，母亲一时六神无主。

"来省城吧！"南国婷果断地对母亲说。

当天，南国婷在省城医院的门口接到躺在担架车上的父亲。父亲被医护人员匆忙推进手术室，腿上缠着的纱布渗出血迹，脸上满是淤青和擦伤，手臂打着石膏。

住院部门口的梧桐树上，凝起薄薄的冰霜。手术室的门缓缓打开，南国婷和母亲迫不及待地迎了上去。医生眉头紧锁："病人伤势太重，至少需要3000毫升A型血才能保证手术的顺利进行。目前医院血库的血量不足，你们抓紧联系一下亲属过来献血。"

除了陪父亲赶来医院的母亲和表弟，南国婷在省城没有亲戚。他独自待在楼梯间的角落，低垂着头，焦急地思索该如何解决父亲的治疗用血问题。

就在这时，张教导员的电话打了过来："小南，老人现在情况怎么样？钱够不够用？有啥困难别藏着……"

得知南国婷正因治疗用血的事发愁，张教导员立刻安慰道："别担心，血的事我们来想办法。"

寒风卷起零落的雪粒，在走廊尽头的玻璃窗上划出细密的纹路。南国婷远远看见十几道熟悉的身影，正列队向自己走来。走在最前面的战士怀里抱着一个保温桶，嘴里呵出的白雾迅速模糊了镜片："班长，炊事班现熬的小米粥，还热乎呢。"

"我半年前献过血，护士说间隔期到了。"操着浓重山东口音的徐昊撸起袖子，古铜色胳膊上还留着训练的青紫印记。卫生员走到南国婷身边，往他包里塞了个鼓鼓囊囊的布袋："班长，让叔叔多吃红枣。"

那一刻，南国婷的眼眶湿湿的。望着眼前这些可爱又可敬的战友，他的心中涌起一股难以言喻的感动。

采血室内，深红色的液体顺着透明的软管流淌，采血设备发出轻微的运转声。战士们的脸上写满坚定和期盼。

傍晚，南国婷接到留营的战友们打来的电话。一群人挤在狭小的帐篷里，你一言我一语："给我留个献血名额！""万能O型，随叫随到！"

夕阳的余晖倾洒而下，穿透稀薄的云层，为大地披上一层柔和的暖黄。手术室外，南国婷与几位战友在走廊里踱步，目光紧盯手术室的门。终于，医生迈步而出，摘下口罩，长舒了一口气："手术非常顺利。"听闻此言，南国婷和战友们激动得抱在一起，泪水交织着喜悦滑落。他哽咽道："这份战友情，我一辈子都还不完。"

父亲苏醒的那个黎明，窗外玉兰树正爆出毛茸茸的芽苞。病房窗台上，父亲在老家晒制的苹果干正舒展着蜷曲的身躯。护士轻旋输液管，指着监测仪微笑着说："兵哥哥们的热血，把春天的温度提前送来了。"

家 书

■罗 浩

一瓣心香

喀喇昆仑的夜，美丽"冻人"。当雪山在暮色中逐渐睡去，点点星辰便悄悄从远方醒来。岗哨里的炉火，轻轻摇曳。此刻，寒风吹过攥紧钢枪的手，我的思绪随风飘向山谷间。

那年初春，母亲的叮嘱装满我的迷彩背包，一同带着的还有未读完的《亮剑》。运兵列车从重庆开往西北，心情在激动与紧张中交替，窗外的景色也从青山绿水变为大漠戈壁。窗上寒露凝结，远处砂砾在狂风中翻卷。玻璃上映出的年轻瞳孔深处，一簇火苗在荒原的风里愈燃愈烈——那是来自银幕与小说、未经淬炼的报国梦。

新兵连的生活开始了。手和脚最先学会坚强，急促的哨声伴随着一次次咬牙冲刺，匍匐训练时砂砾钻进结痂的伤口，结茧的速度提醒着我每天都在进步。可面临新训考核，小臂肌肉依然支撑不了我的单杠成绩，豪言壮语还是被400米障碍场的深坑吞没，就连军被也在深夜闪出棱角的寒光。

我的第一封家书是含泪写下的。深夜，手电筒的光在信纸上晕开，我蜷缩在被子里，笔尖颤抖着写道："爸妈，新兵连的生活就要结束，我仍然没有成为优秀的战士。西北的风沙很大，这里的一切我还在适应。离家前妈给我塞的那罐辣椒酱也快吃完了。爸，你总说'别人行，你也行'，可我觉得，自己追不上他们的步伐……"

泪水将信纸打湿一角。掀开被子后，我长舒一口气，终于体会到，军营需要的不是单有一腔热血的男孩，而是一柄百炼成钢的尖刀。那晚，我梦见自己在操场上奔跑，汗水浸透全身，终点就在眼前，班长在一旁嘶吼"坚持住"……醒来时，窗外的山丘沉默如铁，趁着战友们洗漱，我偷偷将信封塞进"义务兵免费信件"的袋子里。

两年时光转瞬即逝，曾经被我视如"噩梦"的新兵连，后来成了我怀念的源泉。

当清脆的哨声在耳旁成为习惯，我已站在喀喇昆仑之巅。两年义务兵的光阴像巡逻线上的风，卷走轻飘的雪，只留下粗粝冰雹的回响。我第一次来到高原时，胸腔里像是被砂纸反复打磨，脚下迈出的每一步都显得艰难，后来竟能负重20公斤去巡逻，在呼啸的风雪中体会这片土地带给我的蜕变。

高原用它最直白的方式镌刻成长：冻出裂口的耳廓能预判极端天气的脚步，手上磨出的茧子比测量机器更懂通信线路的故障。某天清晨，战友给我拍下一张军装照，镜头里那张褪去稚嫩的面孔让我不由恍惚。黝黑的肤色透着一股坚韧，原来风雪真的能把人浇铸成山脊的形状，连呼出的白雾都带着钢的质地。

临近军士选改，我在一个晴朗的休息日提笔写下第二封家书："爸妈，义务兵生活不知不觉就要结束，曾经只想赶快度过这两年，现在却决定申请留队。指导员说，人生就是不停地挑战和进步。我在高原学会了与艰难困苦做朋友，也学会了危险逼近时保持冷静。守护祖国山河不再是空泛的信仰，我感觉到肩膀上扛着一种无法言说的责任。"

信未写完，窗外的风雪袭来，撞击着阳光板房噼啪作响。呼啸的风声好像回应着我的决心，我继续写道："妈，我能理解您的担心。请您放心，我不再是那个迷茫的自己，这里的一切都让我成长。我想留在这儿，继续守护这片土地。"

如今，我已在喀喇昆仑度过4年时光。高原和军营似有一股魔力，让我从最初的畏惧和忍受，生出连绵的深爱和不舍。我蹲在哨所的屋檐旁，借着炉火的光写下第三封家书："爸妈，我已经爱上部队，也爱上了高原。我再也不会碰到狼群就吓得腿软，再也不会碰到困难就想要退缩。妈，这里确实没有夏天，但我的心里长出一棵树，扎根在雪里，枝丫上挂满繁星……"

炉火噼啪一声，信纸被风卷起。我急忙伸手去抓，却见那片纸已经飘向星空，融进喀喇昆仑深邃的夜色中。远处，哨兵换岗的脚步声踏碎寂静。我突然明白，那些没能落进信笺的字，将化作我用成长和淬炼献给这片土地的诗。

短笛新韵

北纬三十八度线（组诗）

■程文胜

出征前夜

碎雨敲窗，将军的心
宛如稻田浸透雨水
烈士亲兄弟留下的儿女
是心田上最柔软的禾秧
但对生命的呵护
只有一个夜晚

他为每个孩子都留下一些钱
把生活的眷恋留给未来
他接孩子们一起来宾馆同住
下巴颏突生的粗硬胡茬
在稚嫩的脸上蹭出欢笑
蜡染糖纸包裹的柔情
在握惯大刀枪柄的掌纹展开
甜蜜味道在舌蕾上跳跃
黄呢军服袖口磨损的破洞
倾泻九曲黄河的波涛
让一个秋风萧瑟的雨夜
成就爆竹声声的团圆

孩子们互相依偎着熟睡
呼吸像战鼓擂击将军的门环
窗外连绵的细雨
如同一根根细密的丝线
勒住脖子，缠绕喉咙
他艰难呼吸，紧抿嘴唇
阻挡住诀别的话语和挂念

将军决战在战场
他以自己的方式
与生活诀别，与亲人诀别
决绝一切人世间的纷扰
然后毅然起身
战场之门，訇然洞开

神奇的握手

白刃搏斗的光影皱褶
折射出一道意外的光束
我的眼睛仿佛飞进
一只智慧中国的云雀

通往龙山洞主干道上
四连官兵重新列队
大摇大摆走向公路铁桥
表情自然而从容
美军守桥哨兵
以为南朝鲜军队归营
我们的队伍如入无人之境

通过岗亭，四连长灵光一闪
忽然回转身去
迈着绅士决斗的步伐
盯着盎格鲁-撒克逊人的碧眼
握了握他的手
大兵还在回味
陌生铁掌的劲道
云山城内
突然传来冲锋的号声

这真是战场的神来之笔
如同红军假扮溃军奇袭遵义
即使相隔半个多世纪
仍能看到连长嘲弄的眼神
听到战士们心里回荡的笑声

冰雕群英

西伯利亚寒流袭来
零下四十摄氏度的天气
长津湖畔，呵气成冰

败退的美军
试图打通南逃的生死高地
黑亮的钢盔在白雪里蠕动
前胸后背透着恐惧的凉风
终于抵近寂静的阵地
美国大兵睁圆惊奇的眼睛

一百二十多名伏击战士
全部冻成冰雕
他们向前俯卧
钢枪直指山道
睫毛上闪烁着冰晶
手榴弹的黑色拉环
套在手指
仿佛只要号角声起
就会一跃而起
投掷、冲锋

冰甲战士

寒流紧锁清川江
江心冰块撞击着激流
三五九团官兵踏破冰层
奔袭催生的热汗
突遇彻骨的冰水
最先抵达的不是寒冷
而是瞬间刺痛
犹如手掌碰触烧红的铁
仿佛猛吸一口带冰碴的空气
灼痛，旋即化为极度寒彻
湿透的棉衣拖拽身体下沉
毛孔紧锁体表温度
牙齿碰撞出机枪节奏

哒哒，哒哒
对岸枪炮在冰河炸响
子弹在冰块上弹跳
苍白月色在寒气里颤抖
强渡江河的意志在顽强上升
当勇士们终于冲上江岸
湿衣已变成一层冰甲
钢枪射不出子弹
磕碰衣袖让关节松动
用热血温暖枪管
让子弹重新找到目标

战斗结束
几十名冰甲战士
冻死在冲锋的雪地
至死保持射击的姿势

魂牵梦绕老营房（中国画） 问田作